

赌城新暗战，
生死一线间！

长篇小说

澳门往事之

孤注一掷

左四右五
著



華齡出版社

澳门往事之 孤注一掷

左四右五
—— 著 ——



责任编辑：李英卓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门往事之孤注一掷 / 左四右五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169-0700-9

I. ①澳… II. ①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412号

书 名：澳门往事之孤注一掷

作 者：左四右五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7.5

字 数：267千字

定 价：35.00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推荐序

严歌苓

豫冬是个天生极会讲故事的人，所以今天他横空出世地成了一名小说家，把《澳门往事之孤注一掷》的打印稿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丝毫不惊奇。第一次听他讲述他十年叠码仔生涯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实在是天大的浪费。

我最初听到赌徒故事的时候，是在四年前的一个便宴餐桌上。当我在席间听到我的好朋友嘻嘻哈哈讲起他们当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遭遇时，听到一群新兴商业精英在赌桌上亦荒诞亦悲壮的故事时，我感到纳博科夫所形容的“灵感的最初颤栗”。似乎正是类似的赌兴，类似的博弈精神，以及类似的不服输和好胜心使这些私营企业家们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赢得了财富，回过头来他们再将如此赢得的财富投入赌桌，体验到乍富还贫、得而复失的刺激。之所以我要写《妈阁是座城》这部小说，正因为我看到了一种象征，过去三十年的中国财富创造和积累——社会大赌桌，赌桌小社会。因为敢赌，他们赢了，也因为敢赌，他们输了。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多灾多难、地狭人多的古老东方，尤其天灾人祸频发的中国，为什么嗜赌的人那么多？或许因为灾荒兵燹留给我们从容致富的时间太短太少，人们才会对横财生出如此焦虑的渴望；人无横财不富，非一夜间暴富谁知什么天灾人祸就会降临，把你推回到赤贫线上。正是这种焦灼感，使人们相信博弈，把偶然当必然，弱化理性，强调运气，荒诞而悲

壮的一批赌徒就这样在社会大赌桌、赌桌小社会之间不亦乐乎。后来，又听了几个赌徒的赌桌“血泪史”，我觉得非写这个故事不可。

我总觉得我是个幸运儿，当我想写《小姨多鹤》的时候，恰巧碰见一个朋友，他认识个熟人，对日本在当时的满洲建立垦荒团的历史有所了解，所以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当年垦荒团留在中国的几个日本女人，访谈和资料搜集马上就进行起来了。正在我准备写《妈阁是座城》的时候，也是一个好朋友无意中提起他正好认识一个在赌场工作多年的人。这就是和张豫冬的结缘开始。我认识了豫冬之后，他毫无保留地把他十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了我。豫冬是一个在赌徒对面见证正常人变成赌客再沦为赌徒的职业叠码仔，讲述他的亲身经历时生动细节信手拈来，一个个人物的故事都那么惊心动魄，本身就可成为一部人格演变史，赌场现形记，博弈心理学，当然更应该成为一部好看的、极具戏剧性的小说。我羡慕豫冬的记忆力，那么生动形象多彩的记忆力，首先就是一个作家的优厚条件。我也羡慕他厚实的生活经验，他跟我讲述的那些人物和细节，光凭想象是创造不出来的。在豫冬给我讲述故事时，我还暗自惊讶他组织情节细节的能力，以及他对戏剧性的天生运用和把握，这就使得我两度专程去澳门，听他讲故事。豫冬还有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不仅对于人性中的赌性具有理解和批判意识，对叠码仔的职业也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

本来我想在我的小说《妈阁是座城》的扉页上，印上一行鸣谢致词，感谢以豫冬为首的几个帮助我完成小说资料搜集的朋友，但顾忌到可能会给他们造成麻烦，还是作罢。现在既然豫冬请我作序，序是谈不上的，不过可以借此机会向豫冬表达我的真诚谢意。

豫冬，谢谢你！也祝贺你！

目录

Contents

一、澳门吹来一阵风	001
二、一枚叫老王的赌注	008
三、一个叠码仔的诞生	022
四、在赌桌上跳舞的女人	043
五、吃掉罗萨手里这个蛋挞	076
六、为了她，洗牌澳门	098
七、不是在赌桌就是在爱里沦陷	120
八、爱是一场最大的赌局	170
九、走进温柔的陷阱	197
十、悬崖背后的一线生机	215
十一、命中注定一无所有	236
十二、最后的救赎	246
十三、神秘的澳门来客	270

一、澳门吹来一阵风

1

周越彬捂着血淋淋的痛手，从一个铁皮屋顶跳到了青苔淋淋的小路上。

老猫这个昔日兄弟，像亡命之徒一样叫骂着追下来，从棚户区的山顶一直追砍他到山下。不过是为了区区几百万，在澳门这个由金钱建筑的地方，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老猫和几个小弟兄的刀尖沿路在铁皮屋围、砖石地面、晾衣铁架上留下致命的痕迹。周越彬沉着应对，侥幸绕过这些，衣服上、肩膀上也饶不过几刀。

踉跄着跑过一条杂乱的后巷，周越彬瞅准机会，把人家立在墙边备用的十几扇铁皮掀翻，斜架在路中央，暂时阻挡了老猫他们的来势。

为了防止滴下的血迹暴露位置，周越彬特意蹭过了一户人家的虾池。胡乱扯了几条晾虾的棉布裹着自己，又抄起一把鱼叉，躲在屋后，思忖着怎样躲开老猫，回到自己的车边，离开这个鬼地方。

一只穿着花衬衫的手忽然穿过黑暗搭在周越彬的肩头，他一个激灵，反手拿鱼叉就要戳向身后，却又被那人抓住了手腕。

绝望地扭身一看，是阿乐，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深夜的棚户区黑得彻底，阿乐的车一启动，车灯在铁皮屋只不过闪了一下，便被正在四处搜寻的老猫发现了。老猫杀周越彬的心不死，连忙叫嚷着也上了车，追了过去。

两辆车，四个车灯从砂石路纠缠着上了沥青路，像是两只眼冒绿光的公蝙蝠，一路撕咬着。老猫不管不顾地将油门踩到底，不怎么避让路上的车辆，渐渐咬住了周越彬的尾巴。此时他们到了一座年久的高架桥上，老猫只要狠得下心，稍稍摆一下方向盘，就能轻易把周越彬他俩撞下桥去。

事实上，周越彬已经发现老猫的车提速了，拿前轮怼上了他们的后轮。周越彬看见阿乐的手有些颤抖，快握不住方向盘了。

前面桥尾，一辆警车正在查酒驾。周越彬赶紧在喇叭上急促地拍了两下，警车里的警察迅速抬头朝他们这边看过来。

老猫再怎么想弄死周越彬，也要考虑到自己今后还是要在澳门混下去的，心生忌惮，只好无奈地把脚下油门松开了。

看着老猫被甩在身后，周越彬拧紧的眉毛并没有放松多少。他知道，从今晚开始，在澳门所要面临的危险之中，刚才的老猫还只是最不危险的那个。

阿乐把周越彬送到了西湾边的桥墩下，临走前跟周越彬说，东哥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周越彬听了，才真正绝望起来。

眼前浸透夜色的西湾，像是一床沁满鲜血的黑纱被。周越彬觉得，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赌台。

周越彬几个手指捏着一枚来自新葡京的筹码，红色，面值 10000 元，色泽陈旧，面目斑驳。看样子是在几百个贵客厅里、几千张赌台上以及几十万个赌客手中流转过一遍才到他这儿的。这枚筹码，也是周越彬作为叠码仔，在澳门这个小岛上跌宕了十多年、奉献了十多年之后，澳门留给他的，唯一的遣散费。

此时正值新年。

周越彬身后不远处的澳门本岛上，莲花盛放状的新葡京娱乐场、神似三色筹码堆垒在一起的美高梅娱乐场以及后面的永利、银河、金沙娱乐场，一个赛一个灯光辉煌，流金溢彩。这些澳门的地标，好像是赌场里围在赌桌周围的看客，他们借助一波高上一波的新年焰火，一声紧过一声地催促周越彬下注。

作为一个混迹赌场多年的叠码仔，周越彬知道，他此时的状态是一个赌徒所能具有的最差状态：

西装上衣在逃跑过程中不知道遗落到了哪个角落，所以他只剩下一件鲜红

色的衬衫，下摆没塞进皮带，而且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挂走了一片。他的皮鞋有好长时间没有上油了，在此前的几番挣扎中，好几处皮面都被磨开了花；

他的左手食指从第二个关节处断掉了，剩余一个关节被他的另外几个手指如至宝般，紧紧握在手心里，可还是止不住血，一滴一滴顺着他手掌的生命线流出来，掉落在他所站着的防洪水泥墩上；

再有，就是他红彤彤的双眼，那种红，是有人刚用金刚顶挤压过他的脑袋，眼球要接近爆裂时才能呈现出来的那种红。

他这样的状态，要在一般赌钱的赌局，别说是贵宾厅了，就是中厅，甚至是角子机，保安都未必允许他近身，更何谈赢面？可今晚，谁都没资格阻止他玩下生命里的最后一局。

周越彬瑟瑟发抖地站在澳门的冷风里，对面是珠海，脚下是他考虑投身其中的西湾的黑色海水。他这一局要下下去的，不是筹码，而是自己的命。

他已经无去处可逃，也无回路可返。

他身后的居民楼栋灯火阑珊，看起来温馨感人，实则危机四伏。那万千窗户中的某一扇里面，可能关押着一个身败名裂、无力偿还赌债的赌徒。那扇窗户照耀出来的灯光，不是住户为晚归的家人所点亮，而是为逼债的人，为了让赌徒看清楚他们把刀尖插进他指缝的全过程而亮。

周越彬几乎不敢数，到底有几扇那样的窗户是罗萨那帮菲律宾叠码仔为他准备的。身后的马路，也半步退不回去，因为，根本不知道“老爵士”的打手们都埋伏在哪棵发财树下面。

叠码仔的圈子？更回不去了，想都不用想，犯了东哥的忌讳，不会有赌厅愿收留一个“把事情搞砸”的叠码仔的。

想来想去，也只能效仿那些被扔在赌桌上之后一去不复返的筹码了。让自己像它们一样，被投进这黑色的、深不可测的海水里。周越彬松了口气，那枚因为沾了血而更红的红色筹码从他手心里滑落，跌落在水泥墩子上。它没有停止动弹，晃了几晃，居然又立了起来，一路沿着斜坡滚下去了。

看着夜色里那一点跃动的红色暗影，一瞬间，周越彬忽然想起来，很久以前，久到他连澳门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年纪，一个晚上，他正和周大洋、许涯男、

范双辰几个要好的玩伴躺在福建老家的木头沙发上，他们东倒西歪地光着膀子，无聊地看着电视连续剧，记得好像是《上海滩》之类的港剧。

夜色中，正是像这样的一枚红色筹码，伴着清脆的撞击声，咕噜噜出现在了门口，划了一条弧，一路滚过沙发，抵达房间正中，在他们几个毛头小子的好奇注视下，打着旋儿停了下来。

屁！什么玩意儿？周越彬拨开伙伴们的臭脚，腾地从沙发上蹿下来，率先一脚踩在那个筹码上，生怕其他人抢了去。

反应过来之后，周大洋他们几个果然迅速围了过来，蹲在他的脚边。周越彬拨开他们的手，从脚底板下将那枚筹码慢慢抠出来。几双眼睛凑在一起，对着门口的光一阵端详，颠来覆去地看着稀奇，用手指摸索着筹码上葡京赌场特有的花纹。

周越彬的小叔，当年的小镇青年，如今的“发大财的人”——老王——跟在筹码后面出现在了门口。他双手插袋，倚着门框，抖着脚，笑嘻嘻地盯着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侄儿们。

他的头梳得油光瓦亮，没有一只小镇的蚊子能在他头上站稳脚。他穿的是一身灰西装，踩的是一双黑色尖头皮鞋，还嘚瑟地在上衣口袋里插了一块红底金纹的真丝手绢。

在周越彬眼里，这个多年不见又突然现身的小叔，看起来他娘的就像是电视里爬出来的黑社会老大。

每个家族基本上都有一个不太靠谱的小叔。在周越彬他们家，老王自告奋勇地扛下了这个不靠谱的名声。

他初中辍学，在镇上的国营食品厂晒过几年虾干，那几年海里收成好，上上下下高兴，倒让他混到了一个技术员的职称，一下子翻了身。可惜后来他坐在晒虾台上跟镇里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玩了一天的扑克，把这个职称输给了那个“狡猾的小眼镜”，自己不得不顶了分配到大学生头上的船员工作。

船员们头顶上的天变幻莫测，常常冷不丁扯个闪打个雷，能把整船人吓到尿失禁。脚底下踩的海更给不了他们依靠，每一个浪头都包藏祸心。

在船上的时候，老王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上岸回家的机会。

周越彬不记得是老王的第多少次出海，反正那一回，他家里人没能从返航的船员里找到老王的影子。有人说老王趴船沿上吐，一头扎进了海里，也有人说老王是趁船停靠澳门的时候，偷偷登了澳门岛，发大财去了。

现在看来，失踪之后的老王应该是活在第二种说法里。

老王踩着很帅的步子，走到看傻了眼的周越彬跟前，将筹码从他手里拔出来，放进了自己的西装胸袋里，然后把手中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扔在周越彬跟前。

“葡式蛋挞，都试下味。”

2

晚上，周越彬和几个小伙伴从客厅挪到了卧室，还是像往常一样各自找地方躺着。那个年代那个年纪的年轻人似乎每天什么都不做，就是躺着。

他们也给老王在床上让出了一块最好躺的位置。每个人都玩闹地穿着一件老王刚刚脱下来的衣服，有外套，有马甲，有手绢，有帽子，手边赏玩着老王特意带回来的澳门币，澳门文明的气息瞬间充满了整个房间。

周越彬把腿架在椅背上，听老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在澳门的风光事迹。

他说澳门以前满街都是大胡子的葡萄牙人，走路不看道，撞到了，他拿鼻孔冲着你你也不能凶他，随便就是个什么爵士，上头有人，抓着就往牢里整。大家都是殖民地的人，上路都得绕着走，好歹踩在别人家的地盘上嘛。

后来香港来了个何鸿燊，开了个大赌场，就一年一年地把澳门人全变成他的人了。何鸿燊的人可以闭起眼睛走，不管你是在葡京赌场帮忙看场子的，发牌的，还是铺床的扫地的，只管挺起来，谁见你先要弱三分。

况且，何鸿燊的人里面，还有厅主、钱庄、社团的呢，哪一个又是葡萄牙人惹得起的。除了这两小头之外，大部分归属于何鸿燊的人，就数全澳门的赌客了。澳门人从此走路有风，忙着去赌钱，谁还管前面大胡子是公爵还伯爵。何况，再过几年，澳门就要回归了，葡萄牙人滚蛋了之后，腾出地儿给我们内地的，过去做赌客，去做人上人。

“在这方面，我算是那什么先……先驱了吧。”

说到这，老王摆弄起自己手腕儿上的金劳力士，从表盖和表带上折射出来片片金光蛰得周越彬和周大洋他们脸红心跳。

就着这块表，老王紧接着向大家描述了自己在澳门赌场一把赢下来的辉煌生活。

“不像我们这个小破镇子，澳门什么都有，泳池啊，游艇啊，直升飞机啊，空中花园啊。别人用得着，你用不着，都是几根骨头架层皮，凭什么？你就会想着去赌场搏一搏。我在澳门这几年赢的钱，就你们这几个浑小子，得坐好几辈子的班才抵得上。我开的是桑塔纳，住的是海景豪宅，海景知道吧？”

周越彬几个挠着脑袋。

“海景就是有一片海，有一个 view（景色），别人看不得，你花钱，你就看得。”

周大洋忙不迭地翻他那本掉了皮的英语词典去了。

周越彬大概听出端倪，没觉得有多牛，反倒挺奇怪，又不想抹了叔叔的面子。他屏着气问了一句：“我们这里随便走出去就是海啊……”

老王一愣，紧接着说：“我问你，这里去看海你用花钱吗？”

周越彬摇头。

“花钱的看着才稀奇，才美呢。我花了 50 万澳门币，就可以看突突突过境的游轮还有澳凼大桥。哎呀你不懂，你们这里连商品房的概念都没有吧？”

是的，对于老王嘴里蹦出来的穿着黑网袜的兔女郎、每天“老板老板”叫着的菲佣、跟大拇指一样粗的雪茄、还有葡京赌场里一注下掉好几万的豪客，周越彬闻所未闻，当然不会有什么概念。直到后来他听老王说，要把自己从澳门带来的 DVD 影碟机，一箱子碟片以及一台索尼 21 英寸电视机送给周家的时候，周越彬才隐约从心底生出一些概念，那就是，有钱真好，可以去赌场搏一搏真好。

在周越彬和小镇人眼里，老王完全算得上是衣锦还乡，都以为他会就此回归家乡安定下来，时不时回馈下乡民，甚至会做个镇长、乡长什么的。

大家都晓得，老王实际上是个恋家的人。当年出海，好几个壮汉一起使劲才把他推上船。

但老王只是像一阵腥风一样在镇子里刮了一圈，最后在当年那个赢了他的

大学生家里待了一晚，凭借娴熟的牌技，用几个碰碰胡几个自摸，赢走了大学生半年的工资。第二天早上，他就回了澳门。

临走前，他对周越彬说，没办法，势头正猛，得趁这个手气再赢他几番。我就等着咱们家乡有好房子卖了，我就回来搞一套住，你要帮我物色。

老王回澳门之后的几年，周越彬是整个镇子里最关注时事以及政策动向的人。

他等到商品房政策下来，等到一个稍微有实力的地产开发商打出了“出则繁华，入则宁静”的广告语卖别墅，等到小镇上的KTV里也有了兔女郎，却一直没能等到老王的回信。

老王走的那年，周越彬和周大洋他们几个终于从床上沙发上地板上站了起来，去参加了高考，然后一起落榜。

或许是受到老王发横财的蛊惑，周大洋他们几个毅然干起电器贸易，将自己的财富与开放的外埠挂钩。后知后觉的周越彬则进了部队当兵，开各种军车，参加各种抗洪赈灾，最后跟几个新兵蛋子喝酒打了一架，把几个行军帐篷给烧成铁架子，火烧连营似的，就被记了过复了员。再之后，就又回到了家乡，恢复成了躺着的状态，每天看老王留下来的老DVD度日。

那时候，改革开放，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周大洋他们几个已经在镇上开了好几家电器店了，天天大酬宾，天天挂条幅，天天剪彩。

周越彬的老姐给他生了个侄子，于是，他顺利继承老王的身份，成了周家又一个不靠谱的小叔。他每天跟在周大洋他们几个屁股后面混酒局，看他们个个拿现金撑出来一副小老板派头，便时常幻想自己也能够像老王一样，冥冥中从海里踩出一条康庄大道，过上不必艳羡别人的生活。

再次得到老王的消息，是1999年，澳门回归。

二、一枚叫老王的赌注

1

家里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周越彬坚持要把澳门回归交接仪式，连带后面的联欢晚会看完才睡觉。电视里一串串叽里呱啦的葡萄牙语听着让人脑仁儿疼，大家都早早睡去了，所以座机响起来的时候，只有周越彬一个人在客厅。

电话里传来一串陌生的女声，叽里呱啦的程度快赶上葡萄牙语了。就像从晃眼的日头下一下子冲进昏暗的房间里，眼睛要过好一会儿才适应黑暗，周越彬的耳朵也是听电话里讲了五六句之后才明白对方说的是粤式普通话。

她说她是老王的女朋友，老王从横琴岛偷渡去澳门的时候被浪头打下船头淹死了。现在尸体停放在澳门仁伯爵医院，叫周越彬代表家里人去澳门帮忙收尸。

周越彬傻了。

“是他自己找死的。这次，原本船已经从珠海这边出发了，他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开船时间，特意打电话给船家把船开返来接他一下，还扯开喉咙骂人，一定要在那个晚上上船抵澳门。所以我就说，老王是自寻死路，自己特意去找死的。”

电视里葡萄牙国旗缓缓降下，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缓缓升起。

周越彬心中降下的部分，是长久以来他对老王从澳门回来后带他一起致富的期望，升起的部分，是他终于有机会去澳门了。

再有，或许老王死后，在澳门为他周越彬留下了那些兔女郎、菲佣还有空

中花园也说不定呢？

听到这个消息，周大洋他们把白酒杯往桌子上一丢，嘴里的“我操”一个接着一个。

“老王这是把自己的命押在澳门了。”周大洋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不无感慨地总结道。他们这几个小老板中间，周大洋是率先染上拍桌子总结这个毛病的。

“澳门呐，就是个金银岛，你在那里搜刮到的财宝，就是压沉你回程之船的罪魁祸首。你要守着这些金银珠宝？就永远只能待在澳门了。”许涯男也说，他当年高考是冲着北大去的，说话向来文得厉害。

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大家也都渐渐知道澳门这样的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再也不会轻易就被老王的那个筹码唬住。

一番唏嘘之后，周大洋带领大家祭拜老王，把手中的酒朝澳门的方位洒在地上。

“是这样！”一坐下来，周大洋便把沾满油花红得像屁眼的嘴凑近周越彬：“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老王是你小叔，也是我们大家的小叔。哥几个知道你这趟去澳门得花不少钱，这笔这个……这个……收尸费，我们几个愿意帮你凑。”

其余几个纷纷点头。

周越彬刚举起杯子要拜谢大家，周大洋连忙扯住他的衣袖，把他拉得更近了一点。

“是这样！”周大洋拿眼神划拉了一下那几个，大家脸上立马统一挂上了似笑非笑的表情。“老王死了，我们估计他在澳门留下了不少东西，我们几个给你凑的，与其说是收尸费，不如说是投资，你能明白吗？”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周越彬自己也暗暗幻想过老王会留一笔遗产给自己，但像周大洋几个傻缺这么明目张胆拿到桌面上来谈，他还是有些吃惊的。他们的意思是，如果这趟去澳门在老王身上得着了什么东西，都要按他们“投资”的比例分配给他们回报。

“但万一他没遗产呢？”周越彬问。

“是这样！如果捞了个空，就认了。就跟老王在澳门下注一样嘛，也不是把

把能赢的，对吧？这个注，我们愿意下。”

周大洋豪气地一挥手。

2

几天之后，周越彬从珠海拱北口岸过了关。

出租车播放着谭咏麟的歌，一路驶向坐落于伯爵山顶的仁伯爵医院。这座拥有 130 多年历史的老医院，诊治过从殖民初期到殖民时代终结这一百来年，形形色色因为各种原因入院的赌客。因为回归的到来，往后占据这里床位的，恐怕大部分要换成内地人了。

正如老王当年所说，他是内地人里赴澳赌博的先驱者，这次在仁伯爵医院，他也是内地赌客里因偷渡坠海而死的先驱者。

从出租车上下来，周越彬站在山顶上，回头便是整个澳门本岛。夜色下，大地上纵横交错的灯光织成一张耀眼的网，一下子将他网在当中。

澳门的灯光布局整齐划一，这种整齐划一是需要掌权者花费大量财力才能营造出来的。在如此灯光点缀下的澳门天空，仿佛蒙着一层淡淡的金色，显出来一种高级感。著名的葡京酒店屹立在澳门市中心，灯火通明，好像一锭永远在燃烧却从来没有熔化过的金子。

即便周越彬已经走进冷冰冰的太平间，可眼睛里还停留着葡京酒店的影像，挥之不去。

义工揭开白布，老王的半个身子露了出来。第一眼，周越彬几乎没认出眼前这具浮肿发胖的身体就是老王，不像是人类，倒像某种巨型海洋动物。他在脑海里把尸体脸上的虚肉剔除，单单端详了一下他的五官，这才确认出来是自己的小叔无疑。

周越彬发现，才几年不见，老王一下子老了很多，眼睛下挂着深深的眼袋，头发也变得一片斑白。他此时呈现的浮肿，不是因为泡多了海水，而是在死之前本身就发胖了，似乎他曾经一度自暴自弃，放任自流过，再也不复当年回镇

时的讲究模样。

偷渡的那天晚上，上船后，老王坐在船头，那一刻他意气风发，心里想的是到澳门后怎样一把扳回本的美梦。如此忘乎所以，迫不及待，以至于让老王忽略了越来越急、越来越大的浪花。

船已经开始进水，船上所有人都在用可以利用的一切东西把水往外泼，老王依然还在船头看着越来越近的澳门城，做着他的美梦。

谁也没想到，一个浪头拍过来，船身剧烈晃动着。人们都在抓紧船舷尽力地控制着自己的平衡，等他们再次抬头时，已没了老王的身影。他被大浪卷进了海里。

船上的人都很平静，就像船头那个位置老王从来没有坐上去过。这艘船上，似乎压根就没出现过老王这个人，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更没有人想到去救老王。即便有人心里有这种想法，最多惋惜一下，而不会把跳海救人的想法付诸行动。因为他们是在偷渡，本就不是光明正大的，谁还敢做出那种高尚的救人行为呢？无视，才能明哲保身。

老王死得很卑微，很可怜地死在了追求财富、追求金钱的老路上，最终落到那些深海中不知名的鱼腹中。

“是这个人吗？”义工一手捧着一个表格，一手拿着圆珠笔抵住其中一个格子，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询问周越彬。

周越彬最后看了一眼老王的脸，点点头。

表格中代表确认的那一格，迅速被义工打了个勾。

太平间办公室。一个瓦楞纸做的纸盒被推到了周越彬面前。

“这里面是死者的全部遗物。”

周越彬朝里面看了一眼，里面是一条皱巴巴的肥大的裤衩，一件泛黄的白色背心以及一条扎眼的红色内裤，除此之外，还有一个LV的破钱包，几枚硬币，几张字迹模糊的单子，抬头有个“押”字，义工告诉他应该是当铺开的抵押凭证。

“就这些吗？我是说，他在澳门的遗物。”

“我们已经查过了，死者名下没有房产，没有车，没有投资记录，没有股票，没有存款，没有其他资产……”